



小本生意

XIAO BEN SHENG YI

王忠南 © 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小 本 生 意

王忠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本生意 / 王忠南著. --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513-0403-0

I. ①小… II. ①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1210号

小本生意

作 者	王忠南
责任编辑	曹彦耿瑞
封面设计	陈涛
版式设计	汇丰印务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182千字
印 张	12.25
版 次	2015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403-0
定 价	25.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5259020

第一章

冯金贵的女人陈二香在乡下骂人那是妇孺皆知、远近闻名的。可以不夸大其词地讲,那个小镇的街道窄得像面条,那些住家户的男女老少晚上全捂着耳朵睡觉,因为谁也受不了她没黑没明地破口大骂,甚至有时还每骂一句便狠劲拍一下巴掌,还真有点载歌载舞的味道。

然而,当他的男人冯金贵把她接进城之后,她判若两人,毕竟初来乍到,这里的风土人情并不十分清楚。冯金贵见自己的女人一进城威风扫地的模样,便趁机打趣道:“以前我在咱那穷山沟被你骂得人不是人,鬼不鬼,现在你还可重操旧业继续骂,这城大得很,你无论站着骂、睡着骂、坐着骂都行,它都会包容你、满足你这个愿望,现在你可以放开嗓门骂了。”

陈二香再笨也能听出她的男人在挖苦她,在以往,他冯金贵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她面前撒野。可如今不同,这里是城市,再说这又是租来的家,满院子的房客加上房东,他们会怎么看她?陈二香这么一想,也就转怒为喜。她拨弄了一下前面的刘海,说:“我现在不骂人了,我现在进城了就要当文明人,你帮我找份工作吧。”

冯金贵见自己女人转眼柔情似水更显几分可爱。虽然她皮肤跟城里的女人比相差甚远,但她有两个碗大的奶已经很占优势,这经过多年的长势才长出来实属不易。而且她凶是凶,可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。冯金贵说:“要不我再凑钱买一辆旧三轮咱们一同当车夫,这叫夫妻携手共创繁荣。你愿意吗?”

陈二香不满地说:“我才不愿意骑车,你给我找一份站着的工作吧。”

冯金贵笑着说:“骑车有什么不好,你权当骑在我身上,这些年我一直骑你,如今……”

陈二香打断他的话,因为她瞧见窗外有人走动,虽然夜幕降临,可是

还能隔着窗帘望到窗外的人影儿。陈二香和他的男人中午才风尘仆仆从家乡搭车进城,下午五点在车站下车。陈二香头一次进城,一下车见那么多的人在街道上走动,还有那么多的汽车像神经病似的东逃西窜,她立即觉得头晕目眩。她来不及想其他事,她得抓紧时间瞧、听这个花花世界。

陈二香走马观花地把身边的事物浏览了一遍,然后抓住冯金贵的胳膊又坐了公交车,半小时后便回到出租房内。

他们一回到这个临时的家,回到这个只有十八九平方米的房子,便人困马乏地向床上摸去。冯金贵让陈二香枕在他的臂弯里,她的满头黑发便散落在“枕头”上。

冯金贵的舌头在上下嘴唇晃了晃,他那发亮的秃顶在灯光的映照下光亮无比。陈二香突然从床上坐起。这时她才把注意力放在整个房间,房子除了一张破床、一个破衣柜和两只灰绒布包的沙发,两只沙发的扶手都有破洞,里面的棉花清晰可见。

陈二香此刻似乎想起了什么,于是急忙从床上下来,很快地拉开沙发上放的、她从老家带来的帆布背包。她把里面的红的、绿的、灰的内衣外套统统像天女散花似的撒落在床上,然后又伸手在胸前的胸罩中摸出一沓钱,零的、整的全卷在一起。

冯金贵一边微笑,一边瞅着自己的女人。陈二香拇指在舌头上蘸了一下唾沫开始数钱,她数了三遍,还欲数的时候冯金贵制止了。冯金贵说:“再数它也不会长,钱又不是植物说长就长,我肚子饿了,赶快做饭吧!”

陈二香把钱塞进裤兜,然后又在裤腿上拍了拍说道:“你瞧你,没个正经,噢,你一说做饭,这不我还真的想给你做饭了。不过我可用不惯蜂窝煤,你生火我洗菜,还不快起身下床,你饿我也饿,快!”

第二章

吃过晚饭，冯金贵在房子中间绷了一根绳子，陈二香便把两人的衣服全搭在上面。随后冯金贵打开桌上那台十二寸的小黑白电视机，电视机的屏幕正对着床。冯金贵两只手不停地在肚皮上搓，搓一会儿，便捏一团垢甲在手中，最后又弹在地上。陈二香打了一下他的手，说：“别恶心了，我本以为你进城两年会变，结果并没变，快把裤子脱了，说不准虱子成堆了呢？”

冯金贵便脱下裤子让陈二香里外翻看，结果一个虱子都没有找见。冯金贵说：“逮虱子跟搓垢甲一样上瘾的，这年头谁还长虱子。噢，我差点儿忘了一件事，这次信用社的人没有去催还贷款吧？两万块呀，真不是小数！咱们家总共不到一亩半地，就是玉米棒长桶粗也没法还清这两万块。所以我这次只在县城车站等你也事出有因。不过，你不用担心，人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再说做生意哪有只赚不赔的道理，你这次来城里也算给了我勇气。”

陈二香问他有什么勇气，冯金贵说：“这真是一言难尽，到现在我才懂得在省城生存太不易。我起初一个人进城，瞧见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弄钱。于是头一件事就是上街，我把眼睛瞪到最大限度看街上的行人，但是我看不懂。这不像咱们家乡，早上起来眼睛一睁上山，上山干什么呢？上山砍柴、挖地、采野果、放牛牧羊，困了就躺在荒野晒太阳。可是城里用不上这一套，要知道我转变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困难。我发现城里有一样和乡下没什么两样，那就是城里的狗撒尿时腿同样要跷起来。”

陈二香问那后来又怎么样了？冯金贵说：“后来我必须要适应这座城市，我在城里胡乱转悠，当然别人不知我的用意。有钱的场所进不去，我就跟着那些穿着很脏的人，像搬运工、车夫等等。眼看着身上的银两

不多的时候,那时我多么想念你和咱们的宝贝儿子冯晚。我真想回到你们身边。可是,我又想,我不能回去,常言道,开弓没有回头箭,我想老天爷不会老闭着眼,我的祖宗八代从来没有做过丧天良的事,它不会不管我。”

陈二香眼噙泪花依偎在冯金贵的怀中,她问他再后来又怎样。冯金贵叹息着说:

“再后来我就去当搬运工,原以为庄稼人的力气是用不完的,谁知仅干了两个月,我才觉得身体吃不消,那时我就自然想到修万里长城的那些哥们儿。等我结完一千二百块钱,我四下打探才算买到一辆旧三轮车,我以为这样可减少身体的消耗。这才两年呀!你瞧瞧,我的头发像秋天的落叶唰唰地掉,做人不易呀!”

陈二香见冯金贵越说越动情,而且还流下滚滚热泪。陈二香可是平生第一次见冯金贵掉眼泪。常言道,男儿有泪不轻弹。陈二香见此情景也很伤心。冯金贵让陈二香也溜进被窝,随后替她掖了一下被角,虽然还在秋季,但到了晚上还是有寒冷空气从门缝、窗缝侵入。冯金贵望了一眼陈二香说:“我买了三轮车以后,在帮人拉家具、拉蜂窝煤的间隙,经常想起你们娘儿俩。到现在我才明白一个道理,你骂人骂得很对。你用骂人的方式保护了咱家和你自己。你骂得太对了,你骂得我的祖宗在坟墓里不得安宁,骂得那些骨头棍在棺材里乱跳。可是我不敢骂不能骂,老祖宗虽已入土为安,但他照样管用。我就不说了,咱们就指望冯晚,指望他光宗耀祖。我想把冯晚接来城里读书,你觉得我这样的决定对吗?”

陈二香回道:“把冯晚接来咱们还不都得饿死,就你一月那几百块能养咱们一家三口?别做梦了。”

冯金贵急道:“这怎么叫做梦,我不愿再像毛驴那样去拉车,我要做豆腐坊老板。”

陈二香只是笑了笑,还以为冯金贵在开玩笑。因为一方面他们的家底她心里非常清楚,前几年冯金贵在乡里做粮食生意,虽然是小本买卖,最终还是赔了两万,幸好是向国家贷的款,若是私人的钱,说不准后果会是什么样。另一方面在城里做生意那绝对不是儿戏,陈二香把过去做生意的失败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,心里还是很不踏实。当她正要把这种

担心,用温和的口吻欲和冯金贵沟通时,只听得门外有叩门声,而且这种声音不是很强烈,随着叩门声的结束,伴随而至的是两声叫门声。

冯金贵听出是毕员外的声音,于是就低声告诉陈二香:“是房东,是毕员外催房租来了。”

陈二香把被子向上拉了拉,刚把头盖住,却又探出头说:“你下床去开门吧。”随后便迅速钻进被窝隐藏起来。

冯金贵极不情愿地把门打开,毕员外那个很大的光头便闪了进来。可是当他看见被卷里盖着一个人,便急忙又退出门外,随后嘴里叫嚷道:“真没想到你睡这么早,你看我……算了,明天再交吧!”说完房东贴着墙走下楼梯,到了院子还仰首向天望了望。冯金贵本来打算把房东迎进屋,他想趁机跟房东谈做豆腐加工的事。这样的想法源于房东毕竟大他十二三岁,另外房东虽然不是什么生意人,但他是城里人,眼界宽,经历的事情一定很多。可谁知还没等他把话匣打开,毕员外就下楼朝自己家走去。

陈二香闷在被窝里纹丝不动,但她事先把被子的一边拱起留下一个小缝,结果并没听到过于重要的谈话,于是便掀开被子枕在枕头上。她的脸因为被窝的温度,被捂得红红的。

冯金贵把门重新关好,便直接溜进被窝,本来夫妻俩还有许多话要说,经房东这一搅和,原先的心思又变成很乱的一种思绪。冯金贵这时也不想多讲一句话,沉默片刻后,猛地抓了陈二香双手往自己怀里拉,同时又因呼吸的急促,仿佛冬季的流感,两人不由自主便扭动身体,在床上翻滚起来。

第三章

第二天早晨,陈二香已先冯金贵起床,但她并未催促他起床,见他还闭着眼睛赖在床上,而此刻她却手足无措,不知干什么。正巧转身时左边的头发一下遮住眼睛,她麻利地把头发束于后脑,几乎在同时又走到门口,打开房门,因为没有门帘遮挡,外面的光线一下就倾泻而入。陈二香似乎想起什么,连忙把煤炉上的水壶提起,结果炉火早已熄灭。

陈二香抬头朝天空望了望,发现这里的天空奇大无比,这比故乡让许多山峰像围栏围成的天更高更阔。冯金贵因被室外涌进的光线刺醒了,他把手朝陈二香摆着:“进来,快进来把门关上。”陈二香虽然还想在门外逗留片刻,冯金贵那命令式的喊叫,还是把她唤了回来。但她没有去想他出于什么想法在唤她,或许是想起了什么事情,或许他已经从她的表情中知道炉子灭了,或许他想另换一身衣服让她帮着找一找。

两人的眼神相遇了,随后又从对方的脸上移开。首先冯金贵把在另一面墙的灯线拉直,等灯亮了之后,虽然陈二香还是背对着挂着一个用很脏的床单做的窗帘前面,冯金贵开始很认真地上下打量着他的妻子。而他的这种目光却让陈二香感到不解。“昨天因为我过于困倦,没能仔细或者说心不在焉和你谈话。”冯金贵半开玩笑地说,“你来了我才发现这座城市还有一个叫冯金贵的人,不,是异乡人的存在。以前,我说什么他们都说我讲错了。都是因为我太穷,穷人的话对也是错,现如今我要把这些话扭转过来。尤其那个阎城管,他两年来一直跟我作对,我的三轮车一再被他扣住,他用最卑鄙的手段折磨我。他越是那副德行,我就越不买他的账,他罚款我就交,完了再违规,我这样做实在只为争一口气。”

冯金贵说完,上衣与裤子已经穿好。因西服的领子翻卷了,陈二香上前又帮他翻出来,还在他的衣服上拍了几下,即刻便腾起许多灰尘。

陈二香噘起嘴,随后把两只头挨着头的很破的皮鞋踢到冯金贵的脚前。冯金贵把两只脚塞进鞋里便站起来,陈二香正要叠被子,见被子外面罩着的被罩非常脏,尤其被子有两道黑印像两条黑蛇贴在上面。

陈二香把被罩从被子上撤下来卷成一团扔进脸盆里,随后她把枕头翻过来,却见下面有一张纸。她把那张纸捧在手中,就见上面画了一个很胖但个子很矮的男子,那男子还穿着制服。不过更让她吃惊的则是这张纸全被什么东西扎了很多眼儿。她纳闷的同时又感到好奇地辨认这张纸上的画像。

冯金贵正在擦皮鞋,但手在动着,心里却开始不停地寻思怎样跟毕员外讲生产豆腐的事。原先他没把这个胖乎乎的男人当回事,那是因为他没什么特长,他的老婆李闰秀同样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。两口子还有一亩菜地,但毕员外很少去菜地。他一天游手好闲好不快活,他见了街坊邻居总是笑咪咪的,两只眼睛像两只小虫子似的横在眉下,邻居老夸毕员外有福,毕员外就忘乎所以地顺势把他的儿子夸耀一番。冯金贵就是从他跟邻居自吹自擂中了解到,他有一个儿子在外省上大学。

“你这画的是谁呀?”陈二香拿着那张画着人的纸问冯金贵,“拿过来让我看看。”

冯金贵正在想着毕员外究竟对他这次的冒险持什么态度时,不料却被陈二香打断了。

冯金贵还未等陈二香走过来,一边挠着头皮一边笑着,他的笑很甜,跟吃了蜂蜜似的。冯金贵抢过陈二香手中那张纸,并朝上面吐了口唾沫说:“这就是我昨天向你讲的那个阎城管,他就是前面那条街上管市容的。有一次,我被他扣了三轮车,他给我开了二百元的罚单,我不认账和他翻脸,结果他叫来几个年轻城管,那顿打让我眼冒金星。我知道我惹不过他。本来没挨打之前,我浑身发抖,不过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惧怕他们,我就把两条发抖的腿向两边移开,扎下马步。结果他们不吃这一套,他们一下全扑了过来,跟饿虎捕食似的。我双臂护着头接受了那个现实,事后他们扬长而去,围观的人不停地指责那几个远去的背影。可那时我倒觉得是一种享受,因为挨打让我的浑身有说不出的舒服,但我又不能把这样的心情告诉任何人,我觉得他们不该当着那么多人拳打脚

踢,应该换个没人的地方打。就为这原因,我恨死了这个阎城管,回到这个房子,我就画了他的像在纸上,抽他的脸,拿针扎他的屁股,不过我绝没有把他咒死的想法。”

门外响起了敲门声,冯金贵撇起嘴朝陈二香努了努,意思让她上前开门,而他却匆忙把那张纸折叠起来塞进衣兜。

毕员外还是老样子,眼睛眯成了两条小缝。陈二香因为没有见过房东,一时还有些胆怯,这种胆怯是每一个初进城的人共有的。于是她朝房东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,也未敢上下打量他,便匆忙把头低下来,静静地站在一旁。

冯金贵把毕员外让到沙发,眼睛却一直瞅着他手中握着的一只小巧玲珑的茶壶。他很羡慕房东的生活,这种生活已经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。毕员外呷了一口茶,又抬头瞧了一眼陈二香,说:“这是你的媳妇吧,你们长得还有点儿像。”陈二香闭着嘴,她清楚房东在问她的男人。可冯金贵并没有及时回答房东的问题,也许他觉得房东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,因为这是明摆的事实还用问!但作为房东他有这个责任,同时也有这个权利问。冯金贵的意思是房东应该先提房租的事,随后自然就要做一介绍。现在这跟房东以前直接向他要房租有了明显的区别。也许房东总以为他是个光棍,即便以前他曾向房东讲过他是有老婆的人,而房东根本没当回事,或许房东认为以前他在撒谎,因为社会上这样的人多的是。但这次房东突然不直接索要房租,那么说他以前说过的话是正确的,因为陈二香现在就待在这间房子。冯金贵这样想着,又匆忙从衣兜里掏出钱来,这是一个棕色的仿真皮钱夹,如果不仔细看是分辨不出真假的。

毕员外从冯金贵手中接过一张伍拾一张贰拾的人民币。冯金贵和他并排坐着,突然见房东起身欲走,他立即有点慌张。这时他才想起还未回答房东的提问,他看了一眼陈二香,说:“她是我孩子她妈,才从老家来,你看,我们走得匆忙,原想着把我们的土特产给你捎一些,却……”

毕员外打断了他的话,他已经从沙发上站起,因身体胖,站起时既不像年轻人那样太猛,也不像老年人那样太慢。他说:“你的心意我领了,等你们日子富了我还打算到你们的家乡走一遭,那时再送我核桃、栗子什么的,我会很愿意接受的。”

冯金贵见房东说这番话很诚恳,于是便把想做豆腐生意的想法,一股脑倾倒出来。陈二香这时正在已经熄灭的炉子旁,用手中火钳在夹炉膛里的残煤,听到冯金贵终于把目前最重要的事向房东说出,她匆忙放下火钳静立着侧耳细听。

可是房东并没有立即回答冯金贵,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,这让冯金贵很为难。当他抿着的嘴唇又要张开时,房东挠了一下他那光滑的头顶,说:“这非常好,不过我得跟你嫂子商量一下,虽然这是你们的事,但我家要提供给你场地,算了,我先回去了。”房东说走就走,这让站在门外的陈二香一不留神差点撞着迎面而来的毕员外。冯金贵跟在房东身后一直把他送至楼梯口,才又把身子拧转回来。

第四章

后半晌，陈二香怀抱昨天夜里冯金贵脱下的脏衣服，还有床单、被罩上了三楼楼顶，冯金贵端着一个破脸盆，盆里放了一袋洗衣粉，嘴里哼着听不懂的野调跟着陈二香来到楼顶。

陈二香把脏衣服和床单、被罩统统置入水池，拧开水龙头，让水刚把衣服没住，倒进洗衣粉。

冯金贵正扶着楼上晾台边的扶手东张西望，不过他没有向天空凝望，晾台上早已洒满阳光，融融的暖意正适合洗衣服。突然，冯金贵瞅见阎城管远远地站在那条街上，他赶紧戳了陈二香一把，陈二香感到好奇，就走过来顺着冯金贵手指的方向寻找。终于，她看见了他。但是，因为距离太远，又加上旁边有不少的车辆和人穿行，所以也只能看个大概。

陈二香把衣袖向上挽了挽，说：“他站在街道上干啥？他不像警察。昨天你说他叫人打了你，我还没问你，他凭啥打人，他敢打房东或者本地所有的人吗？”

那个阎城管正在街上执勤，一会儿向北走几步，手不停地在指指戳戳，完了又朝南走几步，两手轮换着指向门面房外面的什么东西。冯金贵看着就笑了，他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像河中的水波不停晃动。冯金贵说：“给他小子十个胆也不敢动房东一根毫毛，他不是警察，但比警察还凶，他是管那条街的市容的。”

陈二香又朝那条嘈杂的大街望了望，说：“人家是给国家干事的人，以后就别拿针扎人家了，万一扎死人，万一我说漏嘴都不是啥好事，咱们又能惹得起谁呢？”

冯金贵拍着巴掌盯着陈二香，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就凭你这个脑子已经不配活在这个世上，人是向上长的，一味地向下沉那怎么叫人呢！我一直在想，等咱们的豆腐生意做大之后，冯晚必须得让三香给咱带进城来，

咱们那儿的教育太差，万一儿子是当官的料，误了前程那可是罪该万死。我自己已是三十几岁的人了，离死说远也近，所以我得拼一把，在临死前把这个世界完整地交给儿子，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。”

陈二香本来不想往下听，因为冯金贵的话有些离谱，而且其间夹杂着吹牛的成分，不过虽然是这样，她也听出那么一点儿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同时冯金贵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，究竟变化在哪个地方，一时还不十分明白。于是她上前用手捏去冯金贵肩头的一根发丝，说：“咱们都是庄稼人出身，如今进了城，我不指望日子过得大红大紫，只要安安稳稳就行。我一个女人家也没什么能耐，如今全靠你关心我。至于冯晚将来当官还是务农，我心里没个底儿，一切都听天由命吧！”

冯金贵听完陈二香的诉说，心里乐滋滋的，他想在这关键的时候，不应该有反对意见。再说他这次的决定本来与社会的前进步伐是一致的，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，也同样具有正确性。

陈二香开始洗衣服了，但他还是对着她的脊背，说：“谢谢你对我的支持。你抬头看看这里的天，这里跟天一样高的楼房，这里的男人女人。咱们没比人家少什么，都一样的肉身，一样的头。我还得告诉你，你如今也得换换脑子，以往脑子里的猪呀、羊呀、猫和狗，自留地、责任田什么的，都得从脑子里清扫干净。这是在城里，那些已经派不上用场，你得把这高楼大厦、大马路、大市场、大车小车、红男绿女统统赶进你的脑子。同时，咱们现如今要靠这城给咱饭吃，咱们这肉身和想法不能欺骗，要真诚地活着，我想只有这样咱们才有好日子过。咱们的冯晚，这小子当官的话，当到县长那个位置就行啦。到那时咱们什么也不用干，原先谁欺侮咱，那个仇还用咱动手吗？咱们那时已经老了，那么多的好烟好酒摆满整个屋子，但送礼的人还是人挨人、人挤人，咱们的门槛早该换成钢铁的。哈，我醉了。”

陈二香正在水池冲洗衣服，水龙头开得很大，所以冯金贵的话她根本就没听见。当她关掉水龙头，把衣服拧了拧，然后在空中一抖，冯金贵匆忙上前接在手中，很快就搭在晾台上绷好的晒衣绳上。

陈二香又在水池中摸了一件衣服，冯金贵在这个空隙之间，又撩起衣服在肚皮上搓垢甲。他一边搓一边又把头偏向村口，结果看见了一人

身穿中山装，推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，自行车后衣架上缚了两个方形铁桶，桶呈黑色，上边油腻腻的；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皮包，有一个秤杆从里冒出，车头一摆动，小皮包便前后摇着。他是卖香油的商贩，冯金贵来明理村半年后他就来了，经常碰到他。卖香油的三十几岁，头梳得油光顺溜，他上衣口袋插着三支钢笔，村里人以为他很有文化，是那种落魄的文人。也许他是一位颇有想象力的诗人，但这只是一种猜测，村里人更关注的是他的香油。他每次吆喝，好像一只丧偶的小鸟在哀鸣，他的嗓音并不十分美，不过即就这样，他的香油依然成了抢手货。又因他每次讲话嘴角都向上抽动，村里人就管他叫“抽嘴儿”。他也许出于无奈，时间久了顺耳了也就接受了这个称呼，或许他在自己家里包括村里人都这样叫他。

冯金贵快步跑下楼，他的脚跨出院门，站在窄窄的街道向村口张望时，“抽嘴儿”跟个幽灵似的早已无影无踪了。冯金贵即刻大脑一片空白，灰心丧气地又走回院子，耳畔便传来街道上无数的脚步声和嬉戏声。冯金贵既想走进房东家又想即刻走上三楼晾台，这时陈二香双手扶着晾台边的钢管，弯腰脸朝下喊：“你把针线和那两双烂袜子给我拿来！”冯金贵没有向上抬头便说听见了。

房东家的大门紧锁，两个门扇上贴着两张门画，门画上秦琼和敬德手握兵器怒目而视。也就是说从外面进了院里的人，如果抬头第一眼就会看到身着古装的两个门神。冯金贵在院子里走了一圈，下意识地抬头望天，便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，因为院落太狭小，把天围成一个长方形。冯金贵扒在北面两个闲置的房间的窗户向里面窥探，结果窗框上的灰尘沾满了他十个手指。冯金贵自从住进毕员外家，就没见这两间房子的房门打开过，他并不否认这两间房没住过人，但这反而引起他很多联想。

谁知就在他还徘徊在幻想的王国时，陈二香已从三楼楼梯走下，在二楼楼道刚一出现，太阳的光线就把她的身影扭曲地印在一楼楼梯的拐角处。冯金贵一眼瞥见她的影子，随即就向楼上奔去。陈二香正在生他的气，指责他没把她的话当回事。陈二香沉着脸正在对着太阳梳头，冷不丁地见对面二楼两个学生抱在一起，而且那个女学生向男学生撒着

娇。陈二香见此情景立即钻回屋里，顿觉脸上像火烤过一样。

冯金贵进屋时见自己的女人低着头背对着他。他二话没说上前抱住陈二香，因为用力稍大了点儿，陈二香哎哟一声随后就听见她的骨头响了一下。陈二香这时也不再生冯金贵的气，因为他的拥抱已经把那份怨气一扫而光。

“房东在家吗，你没再催催他？咱跟人家不能比，这没事干心里总不是个滋味。”陈二香从冯金贵怀里挣脱出来后说。

“他没在家，再说咱求人家不能老催人家，再等两天吧。”冯金贵显得很无奈。

陈二香吐了一口唾沫在手心，然后左手搭右手，右手搭左手揉着。冯金贵一下把陈二香亲热的双手拨开。陈二香感到很诧异，只见冯金贵在一只破皮鞋里掏出一沓钱来，说：“这是在城里，千万莫要用唾沫润手，走，我带你买润手霜、发卡，另外再买一双高跟鞋。瞧你这两天行走起来没精打采，看来你的精神快要倒了。”

陈二香苦涩的一笑，说：“我实在太困了，我像前世没睡觉一样，也许穷人都这样，我总觉得死期快到了。也好，自打嫁给你，这些年也没穿红戴绿像模像样在人前扎眼过，今儿个我想开了，你就给我买润手霜、发卡，皮鞋么，跟不要太高，我都生过娃的人了，哪能跟大姑娘比。好吧，咱走。”

冯金贵又要伸手在肚皮上搓垢甲，陈二香两眼一瞪，他使用左手狠狠地打了右手一下，顿时手背上凸现出红红的手印。陈二香从床上抓起那沓钱时，冯金贵说：“咱们马上就要时来运转，千万别说晦气的话，一会儿死一会儿活的。你以为死就那么容易？没到时候，你想死也不行，一切老天爷都安排得天衣无缝。你说像咱这样的人，即就死了又有谁知道，知道了又怎样，反正这世界又不是咱的，咱能在这世上张狂几天算几天。噢，我倒想给你买一件花裙子，你瞧这城里的女人多会活呀，人家才没有像你一天愁眉苦脸。可惜，你的身子上粗下细，你那腰再细一些，就像三香一样，那绝对既省布又好看。”

谁知冯金贵一席话竟让陈二香号啕大哭起来，冯金贵以为他提起三香激怒了她，便连忙向她赔不是。谁知陈二香突然又哧哧地笑个不停。

“你们男人总是摸不透女人的心。”她用手背擦了擦垂挂在鼻尖的眼泪说,“我为咱这日子而哭,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咱的处境不好么。我笑你又来安慰我又要贬我丑,也许生活本来的面目就像你刚才讲的自相矛盾。算了,咱们买东西吧。”

冯金贵眯着眼挠着他的秃顶,陈二香从沙发上站起来,双手攥着钱径直向外走,冯金贵像触了电似的噌地追上前挡住陈二香的去路。

“你要干啥?”陈二香不解地问。

“你不要命了,这是三千块钱,像你这样攥着钱刚上街,小命就没了。”冯金贵善意地对她说。

陈二香如梦初醒,她的脸上即刻浮现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。